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鍾雷自選集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51 刊叢學文國中 新

鍾 雷 自 選 集

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

鍾雷自選集

中國新文學叢刊 51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：鍾雷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上海印刷廠
地址：臺北市臨沂街五號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市長安路一段五六號
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地址：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地址：高雄市五福路九五號
定價：精裝八十五元
平裝五十五元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初版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八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本：三十二開

版：裝訂：穿線

排：版：新五宋15×42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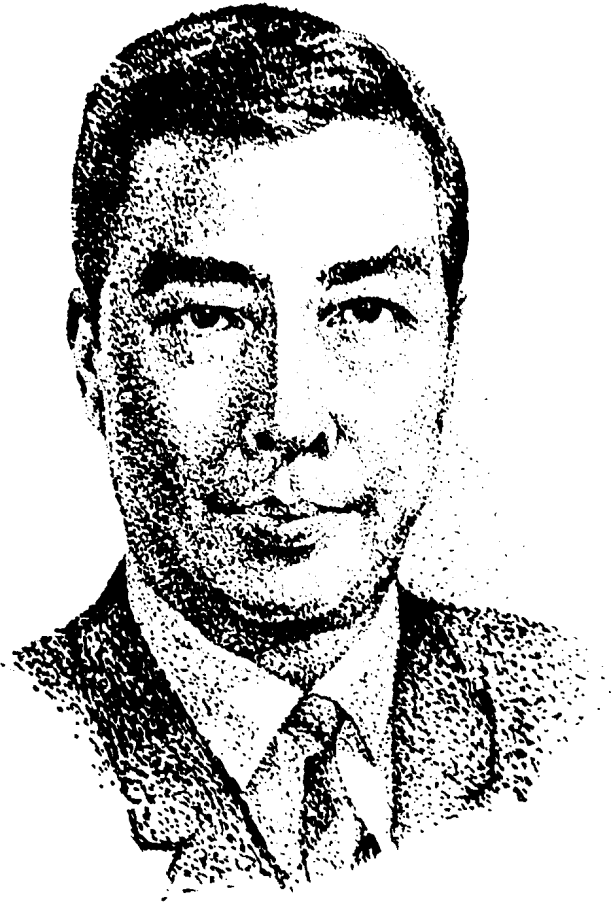
封：面：一五〇磅銅版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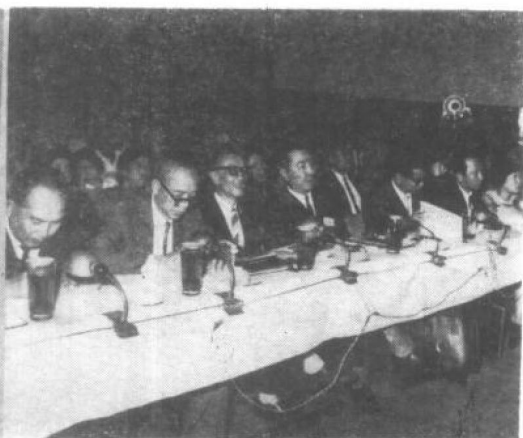
蝴蝶頁：一〇〇磅模造紙加印淺灰色

內封：八〇磅模造紙

內頁：五〇磅大康米黃色印書紙

插頁：八〇磅雙面大豐銅版紙





④作者(中)擔任國軍文藝金像獎評審委員，在欣賞舞台上的演出。(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)

⑤作者(左)隨團赴韓國出席國際筆會大會，會後轉道日本，參加大坂博覽會「中國日」，與團長陳紀澄先生(右二)等人留影於中華民國館前。(五十九年七月八日)

⑥六十二年十一月，第二屆詩人大會在臺北舉行，作者擔任大會副會長及中華民國代表團副團長，獲贈世界詩人獎章，於六十三年詩人節大會領受之後留影。(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)



(1) 作者偕「賢妻」白希華出席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十周年紀念大會。(四十九年五月四日)

(2) 作者夫婦與王藍夫婦在國立藝專觀賞自己的劇作「長虹」的演出。(五十五年元月八日)

(3) 作者夫婦參加獨子翟肇在國立政治大學(新聞系)的畢業典禮，合影於政大「四維堂」前。(六十年六月十九日)





鳳皇蒼蒼
 藍田玉暖
 青深喜不
 月千里隔
 青之踏
 久天長共
 塞夢飄
 牛女星
 寄二律以
 且德律自
 悲歡於不
 忘

鍾書
 丁巳秋
 鍾書
 鍾書



校 編主作封
對 輯編描計
： ： ： ：
彭鍾彭張田彭郭
鳳 華承
珣雷珣岐原茂豐

目
錄

素描

生活照片

手
跡

自
傳

第一輯 詩

「拾夢草」選詩

無
題

春與饑餓

古城散句

戰場速寫

一三

一三

一六

一七

一

「天涯詩草」選詩

漢城初訪	四	豆漿車旁	二四	再來的春天	三三	五月無戰事	一九	過運河	一六
仁川拾貝	三五	黃河戀	二五	風雪路	三二	不惑之門	一五		
觀光有感	二七								
京都卽景	六								

王彬街
九

岷灣落日
七

第二輯 散文

南飛記
三

河陽之憶
七

彌陀晨鐘憶春暉
九

故鄉·童年·春節
一〇七

韓日之行拾記
一四

第三輯 小說

江湖戀
一五

榴火紅
一九

紅塵
三

手槍與女人 二五五

離亂箏琶 三四七

作品書目

批評引得

自傳

一

翟君石，別號鍾雷。因為我這個姓氏，常常被人寫錯、印錯、或者誤讀，不得已，在從事文藝創作的里程上，只好把別號作爲我的筆名。

我的故鄉是河南孟縣，也就是古之河陽。老家是一個耕讀和詩禮傳家的大家庭，並且經營「四知恒」和「福昌祥」兩家綢布莊，聯號遍及南北通都大邑。先父福謙公（字六吉），曾歷任縣長、水利局長、及河務總局長等職；因治黃沁兩河而積勞成瘁，壯年逝世。當先父在世的時候，由於長年宦遊在外，因而我出生於洛陽，從幼年到少年時代，經常寄寓他鄉，在開封和北平的時間更比較久些。

記得我是在三歲那年，開始進入家館「啓蒙」，先後跟隨楊仁菴和行梅軒兩位先生讀書，兩位先師都是飽學之士，尤其是行「師傅」腹笥淵博，而且善於因材施教，所以在他的諄諄教誨之下，我們姊弟四人，自幼就奠定了一些國學基礎。後來我一直上了初中，回家還要跟着行師傅讀書；這「十年寒窗」，使我對於經史子集，稗官說部，詩詞曲賦，以至金石碑帖等等，都有了廣泛的涉獵。儘管當時少不更事，仗着一點小聰明而「讀書不求甚解」，但也由此而培養成了以後我對文學藝術方面的認識與興趣。

初中三年，接觸了不少新的知識和事物；特別是在七哥君仁（也就是我的胞兄，在家中大排行第七，我是第十）的啓發之下，對於新文藝也開始有了愛好和嘗試。升入高中之後，對文藝的嚮往和追求更是逐漸與日俱增，參加各種活動的範圍，和個人多方面興趣的擴展，也一天比一天廣闊。辦校刊，印叢書，和同學們組織詩社、文藝社，編報紙副刊，參加金石書畫展覽會、和各種類型的音樂會，演話劇，唱平劇，經常代表學校參加運動會和校際的各種球類比賽……總之，高中時代可以說是最為充實而多采多姿的三年，在我們人生歷程的黃金歲月中，產生了相當重大的冶鍊功能，至今仍使人懷念不置。

高中畢業，經過了升學科系的抉擇，最後聽從了七哥的意見，跟他一起在北平中國大學就讀。而當時正值國事蜩螗，華北的局面尤其日見動盪不安；終於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「盧

溝橋事變」爆發了；在最高領袖全面抗戰的神聖號召之下，我懷着滿腔沸騰的熱血，離開了學校生活而「投筆從戎」，參加了偉大的抗日行列。

二

入伍之後，我從一名二等學兵幹起，之後因為體格高大，又被派當了機槍手。經過河北平原的撤退，豫北和晉南山區的轉戰，以及臺兒莊會戰和武漢會戰，我開始擔任排長、連指導員、和連長。

在臺兒莊會戰之前，隨軍經過洛陽，我遇到了也是全身戎裝的十一弟本懷（即我的胞弟，大排行爲第十一）；同時又聽說七哥已經南下武漢，投放空軍去了。爲了多難的祖國，我們同胞兄弟三個人，都移孝作忠，離家從軍而勞燕分飛了。家中只留下白髮老母，在漫長而苦難的歲月裡倚閭而望……

武漢保衛戰之後，我經過調訓，奉命「改行」而當起了政工人員；在蘇、皖、魯、豫、冀、察、晉、綏的萬里轉戰中，先後擔任過團、旅、師政治主任，多次兼任過政工大隊長，也「客串」過省府主任秘書和三縣「七品縣令」的腳色。在這一段期間，爲了適應工作的需要，不但時常「粉墨登臺」，並且也曾經寫過不少各種類型的劇本。而從抗戰入伍開始，爲了排遣個人的悲歡哀樂，寄託一些思親懷鄉的情緒，在戎馬倥傯的餘暇，也曾信手寫了不少的新舊詩篇。到後

來，那些劇本早已散失淨盡，詩作則還有些殘存於記憶之中。近若干年來，我曾經不斷的加以搜集整理，新詩有「拾夢草」六十餘首，已經陸續發表；舊詩也有「戎馬吟草餘稿」五十首，其中二十餘首已收在我的「片羽集」中。

在抗戰勝利之前，我又由政工轉任參謀長和代旅長等職務。勝利後，奉命首先率部進入徐州，部署接收，並且兼任城防司令。在接收的初期，我曾特別着眼於當時當地有關文化事業——如報紙、電臺、書店、影院和劇場的管理和運用，藉以安定社會人心。百忙之中，又聯合當地和各軍中戲劇人士，盛大公演了一次抗戰間諜喜劇「虎穴」；我新婚未久的賢妻，也被大家請了出來，串演其中的女主角。這一階段的工作，表現得可以說是「有聲有色」，個人也因此受到了上峯的嘉獎。

之後，部隊北上的任務，受阻於和共匪的「談談打打、打打談談」，接着就奉令大事改編。八年浴血，百戰未死，渺小的個人雖然說不上什麼功勳勞績，但却奉獻了一生之中最足珍貴的金色年華；而且抗戰總算是在我們這一代的手中，爭取到了最後的勝利，於俯仰無愧之餘，我個人很想再尋求一個深造的機會，使自己更加充實一些，也好準備更進一步的貢獻國家和服務社會。於是，趁此部隊整編的時機，我請求調職，轉往後方的南京。

當時在「復員」聲中，人們也都在戰亂之後重整家園；而我的家鄉又已淪入匪手，骨肉仍然